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



(德) 瓦尔特·本雅明 / 著 刘北成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

（德）瓦尔特·本雅明 / 著 刘北成 /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 / (德) 本雅明 (Benjamin, W.) 著; 刘北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ISBN 7-208-06158-0

I. 巴... II. ①本...②刘... III. 诗歌—文学评论—法国—近代

IV. 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316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

巴黎, 19 世纪的首都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刘北成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6158-0/K·1190

定价 24.00 元

译者前言

本书收录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

本雅明的名字在中国人文知识界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关于他的《拱廊研究计划》可能还需要向读者做些简单的交代。

拱廊研究计划(德文:Das Passagen-Werk;英文:The Arcades Project)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一种城市景观的研究。拱廊是覆盖了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又译为拱廊街,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的前身。巴黎的拱廊始建于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拱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拱廊集先进的建筑成就与繁荣的商业展示于一身,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巴黎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本雅明的拱廊研究是以巴黎拱廊为中心展开的一项批判性文化研究。

这项研究计划的缘起是这样的,1925年,一条著名拱廊“歌剧院拱廊(街)”被拆毁。这件事刺激了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阿拉贡以歌剧院拱廊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巴黎的乡下人》。1927年,旅居巴黎的本雅明读到这部小说,受到触动。用他的说法: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不如说在于“最后一瞥之恋”(love at last sight)。巴黎的拱廊在19世纪被视为现代性的成就和象征(本雅明称之为“19世纪最重要的建筑”),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被抛弃,成为让人凭吊的“古代性”废墟。拱廊拆毁所引起的失落感,让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现

代性的非永恒特征、变动不居性。^①

在当时的语境中,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雅明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和战后的经济萧条后,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卢卡奇语)。在女友拉西斯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很自然地将 20 世纪视为资本主义的“末世”(列宁说的“最后阶段”)。因此,他产生了通过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 19 世纪“资本主义盛世”(high capitalism)的计划,即巴黎拱廊研究计划。当然,他是“通过现在研究过去”,他所选择的过去因素是遗留到现在的。他真正关注的是“盛世”如何导致了“末世”(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等等)的到来。

《拱廊研究计划》既是关于一座城市的研究,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研究。本雅明自己明确地说:“正如关于巴洛克的著作(指他的专著《德国悲剧的起源》)是从德国的角度研究 17 世纪,这部著作将从法国的角度揭示 19 世纪。”^②他的计划是,用大量的材料建造一个“具有秘密联系的世界”,编纂一部关于一个时代的“魔法百科全书”,揭示一个时代的“辩证意象”。

从 1927 年开始,到 1940 年本雅明自杀身亡,《拱廊研究计划》延续了十几年。它是本雅明最后十几年所守护的一个阵地。在法西斯的威胁日益迫近之时,可以说,正是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本

① 这个观点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中有明确的表述:“波德莱尔希望自己被人视为一个古典诗人。这一要求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因为在这首十四行诗中提到的遥远的未来(“遥远的时代”)在波德莱尔去世后几十年就实现了,而波德莱尔原以为需要几个世纪。诚然,巴黎依然屹立于世,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一如既往。但是,这些趋势越是恒定不变,凡是曾经被经验冠以“全新”标签的事物越容易变得陈旧而被废弃。现代主义几乎改变了一切,古代性——曾经被人们认为包含在现代主义里——真正呈现了废墟的画面。”

②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 1910—194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482, 359.

雅明不愿离开法国和欧洲,以至付出了生命。

这项研究没有完成,但是本雅明留下了一份恢弘的思想-学术遗产。他留下了两个箱子的手稿,其中主要是《拱廊研究计划》的笔记,包括摘录的资料、随时记录下的思考以及片片断断的初稿。后人将这些笔记和提纲整理后,编成德文版的本雅明文集第5卷(该卷标题:Das Passagen-Werk, 1982年)。英译本《拱廊研究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于1999年出版。德文版和英文版的正文部分都有900页之多。

严格地说,《拱廊研究计划》的完成稿只有两篇提纲和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而这几篇完成稿都是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敦促下完成的。

两篇提纲是两份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本雅明于1934年成为已迁至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1935年提纲是他向社会研究所提交的研究计划。这个提纲最初的标题是《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意象》;定稿时更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该项研究获得批准,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个资助项目。1939年的同名提纲是应社会研究所负责人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要求在1935年提纲的基础上改写的,目的是争取一个美国人的经济赞助。

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是《拱廊研究计划》的直接成果。读者可以看到,1935年提纲的第5章是“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1937年,本雅明接受霍克海默的建议:“首先写研究计划的这一部分”,写一篇“用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经过一年的研究,本雅明发现这一章可以扩展为一部专

著。他把这部专著定名为《夏尔·波德莱尔：资本主义盛世的抒情诗人》^①，并且得意地声称，《拱廊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都汇聚在这里面；这是一部浓缩的《拱廊研究》。按照他的设想，这部专著将由三部分组成。但是他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二部分《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由于社会研究所对《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很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了全面修改。1939 年，新论文《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获得社会研究所的认可，发表于当年《社会研究杂志》第 8 卷。

按照本雅明自己的说法，《拱廊研究计划》是他后期“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与《拱廊研究计划》相关，例如著名论文《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新写照》、《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

×

×

×

本雅明说，作品一旦诞生就有了不受作者控制的独立生命，会受到不同读者、注释者、翻译者等等的千差万别的读解。一部伟大的作品会有辉煌的后续生命。这个说法也可以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上。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本雅明的作品就具有了这种新的后续生命。自 1989 年张旭东与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问世起，这种后续生命也在中文世界展开，同样呈现了斑斓的色彩。可以预料，对本雅明的兴趣还会在中国读

① 德文：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英译：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法译：Charles Baudelaire: un poète lyrique à l'apogée du capitalisme。

者中延续下去。

本雅明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抒情诗人和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被边缘化的命运。这触发我对当代中国的联想。在诗歌已经逐渐远离现代人生活的今天,我读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抒情诗歌乃是打工诗人的诗篇。莫非现代的(城市的)抒情诗就是这种转型期特有的异化情感的抒发方式?

×

×

×

本书的翻译酝酿了多年,受到许多人的启发和鼓励。首先,我要感谢张旭东。1989年,我的妻子获赠他与魏文生的译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本雅明的作品,开始对本雅明发生浓厚的兴趣。对照英文译本来看,本雅明的论著将学术、思想和文学冶于一炉,深邃而华丽;张魏译本文采飞扬,才气横溢,与原作精神正相契合。但该译本有些晦涩诡异之处,值得商榷。在对一个修订本的漫长期待中,在朋友的敦促下,我最终下决心自己动手交出一个新译本。这个新译本增添了两篇译文。考虑到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计划的初衷和已完成稿各篇的标题,这个译本定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这项译事不仅缘起于张魏译本的启示,而且也于张魏译本多有借鉴。因此,这个译本也是对张魏译本的一个致敬。

在此我还想向翻译界老前辈钱春绮先生表达敬意。本书多处引用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诗篇。在翻译过程中,我参考了钱先生翻译的《恶之花》。钱先生的译文准确典雅,对照原文来阅读钱先生的译作,于我是一个学习的享受。因此,有关诗句大都采用钱先生的译作,只是在个别地方,因语境的考虑做了修改。

本书译自英文。1935 年提纲和 1939 年提纲译自《The Arcades Project》(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译自《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新左派出版社 1973 年版)。

几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施宏俊先生、三联书店舒炜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历君和郭诗咏、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教授都对这个翻译计划给予鼓励。上海师范大学薛毅先生盛情相邀,将本书列为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的第一本。薛毅先生、张历君先生、徐洋先生、美国朋友葛艺豪先生等对译文提供了宝贵意见。北京大学博士崇明和博士生周立红在巴黎学习期间给予了资料上的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吴书勇先生与我合作多年,对本书的贡献尤为重要。在此谨向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朋友,向给予我支持的家人表示感谢。

刘北成

2005 年春节

2006 年 4 月修订

目录

译者前言/001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1935 年提纲)/001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1939 年提纲)/031

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059

一、波希米亚人/061

二、闲逛者/089

三、现代主义/132

附录/176

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81

附录

波德莱尔论丹蒂/235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

(1935 年提纲)

河水泛蓝，树木映红；
夜景令人流连忘返；
人们纷纷漫步街头；
名门淑女出来散步；
小家碧玉尾随在后。

——阮重协(音译)：《巴黎：法兰西的首都》

(河内，1897年)，第25首诗

1. 傅立叶与拱廊

这些宫殿的神奇圆柱，
在门廊之间摆满展物，
从各个部分向外行展示，
工业在挑战艺术。

——《巴黎新貌》(1828 年)第 1 卷,第 27 页

巴黎拱廊大部分是在 1822 年以后的 15 年间出现的。它们出现的第一个条件是纺织品贸易的繁荣。“时新服饰用品商店”，即最早备有大量商品的设施开始出现了。^①它们是百货商店的先驱。巴尔扎克描写的就是这个时代：“从马德莱娜教堂到圣丹尼门，一首宏大的展示之诗吟诵着五光十色的诗节。”^②拱廊是奢侈品的商贸中心。通过对它们进行装潢，艺术也被用来为商人服务。当代人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赞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始终是外国人感兴趣的地方。一份巴黎导游图写道：“拱廊是新近发明的工业化奢

① 时新服饰用品商店(magasin de nouveautés)提供了对某一类专门商品的任意选择可能。它有许多房间和若干层楼，雇有大量员工。第一个这类商店是 1793 年在巴黎开张的“皮格马利翁”。nouveauté 的意思是“新”；它的复数形式表示“新奇商品”。——原注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雕塑的少女像。塑像被他的真心所打动，变成了活人。——译者注

② 巴尔扎克：“巴黎林阴大道的生理研究史”，载乔治·桑、巴尔扎克、欧仁·苏等编《恶魔在巴黎》，第 2 卷，巴黎，1846 年，第 91 页。

侈品。这些通道用玻璃作顶,用大理石铺地,穿越一片片房屋。那些房主联合投资经营它们。光亮从上面投射下来,通道两侧排列着高雅华丽的商店,因此这种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拱廊是最早使用汽灯的地方。



歌剧院拱廊(1822—1823 年)



维罗-多塔拱廊的店铺

拱廊出现的第二个条件是钢铁开始应用于建筑。帝国时期,这种技术被认为对古希腊意义上的建筑复兴起了重要作用。建筑理论家博蒂赫尔^①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信念。他说:“就新体制的种种艺术形式而言,希腊风格的形式原则”一定会占上风。^②帝国的风格是革命恐怖主义

① 博蒂赫尔(Karl Gottlieb Wilhelm Boetticher, 1806—1899),德国建筑师。——译者注

② 博蒂赫尔:“希腊原则和德国建筑”,《卡尔·博蒂赫尔百年诞辰纪念》,柏林,1906年,第46页。

的风格,因为对于它来说,国家本身就是目的。正如拿破仑没有认识到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功能性质,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师也没有意识到钢铁的功能性质:构造原则凭借着钢铁开始统治建筑业了。这些建筑师仿照庞培城圆柱来设计支柱,仿照民居来建造工厂,正如后来最早的火车站是仿照瑞士木屋建造的。“构造扮演着无意识的角色。”^①但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的工程师概念开始站住了脚跟。建筑师和装饰师之间、综合工科学院和美术学院^②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

在建筑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造的建筑材料:钢铁。它经历了进化过程,在这个世纪加快了发展速度。当事实表明,19 世纪 20 年代末所实验的火车只能与铁轨相匹配时,上述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铁轨成为最早的预制钢铁构件,是钢梁的先驱。钢铁没有应用于住房,而是用于拱廊、展览馆和火车站这些供人们穿行的建筑。与此同时,玻璃在建筑中的应用范围扩大了。但是把它作为建筑材料来广泛应用的社会条件只是一百年后才具备。在舍尔巴特^③的《玻璃建筑》(1914 年)里,它依然出现在乌托邦的语境中。^④

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

——米什莱:《未来! 未来!》^⑤

① 奇格弗里德·吉迪翁:《法国的建筑》,莱比锡,1928 年,第 3 页。

② 综合工科学院建于 1794 年,现又译“巴黎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原为皇家美术学院,后改为巴黎美术学院。——译者注

③ 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 1863—1915),德国表现派艺术家,建筑理论家。——译者注

④ 舍尔巴特:《玻璃建筑》,柏林,1914 年。

⑤ 于勒·米什莱:“未来! 未来!”,《欧洲》,19 卷,第 73 期(1929 年 1 月 15 日),第 6 页。

与新的生产手段的形式——开始还被旧的形式统治着(马克思)——相适应的是新旧交融的集体意识中的意象。这些意象是一种愿望:集体力求不仅克服而且完善社会生产的不成熟和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缺失。与此同时,在这些愿望意象中出现了一种坚定的意愿,即疏远所有陈旧的东西,也包括刚刚过去的东西。这种倾向使得想象力(被新事物所刺激的)回到了最原始过去。在每一个时代都憧憬着下一个时代景象的梦幻中,后者融合了史前的因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因素。关于这种社会的经验——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与新的经验相互渗透,产生了乌托邦观念。从矗立的大厦到转瞬即逝的时尚,这种乌托邦观念在生活的千姿百态上都留下了痕迹。

这些联系可以在傅立叶所设想的乌托邦中分辨出来。其秘密的线索是机器的出现。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在傅立叶的作品中直接表达出来。他的作品把商业界的不道德和为之服务的虚假道德作为出发点。法伦斯泰尔的设计意图就是使人回到让道德成为多余的人际关系。法伦斯泰尔的高度复杂组织就像一台机器。情欲的啮合,机械情欲和神秘情欲的错综结合,是一种简陋的发明,是类比于机器、用心理学的素材建构起来的。这种由人构成的机器产生出“流奶与蜜之地”。^①傅立叶的乌托邦给这个原始的愿望象征填充了新的生命。

傅立叶在拱廊里看到了法伦斯泰尔的建造规则。拱廊在傅立叶那里的反面变形颇具特色;原来它们服务于商业目的,但在他那里它们

① “流奶与蜜之地”是《圣经》中上帝所许诺的乐园。见《民数记》第16章和《申命记》第26章。——译者注

变成了居住场所。法伦斯泰尔变成了一个拱廊之城。在帝国时代严格的形式世界里,傅立叶建构了一片比德迈风格^①的色彩斑斓的田园风光。它的逐渐暗淡的光彩一直延续到左拉。后者在《劳动》一书中接过傅立叶的理想,一如他在《泰雷兹·拉甘》中向拱廊告别。^②

马克思在批判卡尔·格律恩时为傅立叶辩护。他强调傅立叶的“人的恢弘概念”^③。他也注意到傅立叶的气质。实际上,让·保罗^④在《勒瓦纳》中推崇教育家傅立叶,一如舍尔巴特在《玻璃建筑》中推崇乌托邦思想家傅立叶。^⑤

① 比德迈风格是 19 世纪前期和中期流行于德国等地的一种艺术风格,介于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译者注

② 《劳动》(1901 年)是左拉晚年创作的小说《四福音书》中的第三部。《泰雷兹·拉甘》(1867 年)是左拉创作的卢贡家族系列小说中的一部。——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④ 让·保罗(Jean Paul,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德国小说家。——译者注

⑤ 让·保罗:《勒瓦纳或教育理论》,见《让·保罗读本》,巴尔的摩,1992 年,第 269—274 页。